

子海精華編

主編 王承略 副主編 聶濟冬

文中子中說

(隋)王通 著 (宋)阮逸 注 秦躍宇 點校

鳳凰出版社

子海精華編

主編 王承略 副主編 聶濟冬

文中子中說

(隋)王通 著 (宋)阮逸 注 秦躍宇 點校

鳳凰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 I P）數據

文中子中說 / (隋) 王通著 ; (宋) 阮逸注 ; 秦躍
宇點校. — 南京 : 鳳凰出版社, 2017. 10
(子海精華編 / 王承略主編)
ISBN 978-7-5506-2678-2

I. ①文… II. ①王… ②阮… ③秦… III. ①古典哲
學—中國—隋代 IV. ①B241. 11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7)第245778號

書名	文中子中說
著者	(隋)王通 著 (宋)阮逸 注 秦躍宇 點校
責任編輯	王清溪
出版發行	鳳凰出版社(原江蘇古籍出版社) 發行部電話025-83223462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號, 郵編:210009
出版社網址	http://www.fhebs.com
照排	江蘇鳳凰製版有限公司
印刷	南通印刷總廠有限公司 南通市通州經濟開發區朝霞路180號, 郵編:226300
開本	890×1240毫米 1/32
印張	4.5
字數	94千字
版次	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5506-2678-2
定價	28.00圓 (本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 電話:0513-80237871)

《子海精華編》出版說明

“子海”，即“子書淵海”的簡稱。“《子海》整理與研究”課題係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項目、山東省社科規劃重大委托項目。該課題分《珍本編》、《精華編》、《研究編》、《翻譯編》四個版塊，力圖把子部珍稀文獻、精華文獻進行深層次的整理、研究和譯介，挖掘子部文獻的價值，促進子學研究的發展。

山東大學向來以文史見長。古籍整理與子學研究，是其中的傳統研究方向。“《子海》整理與研究”，是在山東大學前輩學者高亨先生積 30 年之力陸續做成的《先秦諸子研究文獻目錄》的基礎上，由已故著名古籍整理與研究專家董治安先生參與策劃、設計的大型綜合研究課題。課題立項後，得到了中宣部、教育部、財政部、山東省政府和山東大學的大力支持，學界同仁踴躍參與。《精華編》的整理研究團隊近 200 人，來自海內外 48 所高校和研究機構。在組織管理上，《精華編》努力探索傳統文化研究協同創新的新體制、新機制，現已呈現出活力和實效。

華夏文明是由多元文化構築而成的。中國古代子部典籍，以歷代士人個性化作品的形式，系統性地展示了華夏民族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立體性地反映了中華民族對世界文明發展的貢獻。其中，無論是宏篇大論，還是叢殘小語，都激蕩

著歷史的聲音，閃爍著智慧的光芒，構成中國古代思想、藝術、科技和生活方式的主體內容。《精華編》通過對子部最優秀的典籍的整理，一方面擷英取粹，為華夏文明的傳播提供可靠的資源和文本；另一方面以古鑒今，為當下社會的發展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支撐。並希望進而梳理中華傳統文化的多元結構，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一貫文脈。

根據漢代以後子學發展和子部典籍的實際情況，參照官私目錄的分類與著錄，《精華編》選取先秦諸子、儒學、兵家、法家、農家、醫家、曆算、術數、藝術、雜家、小說家、譜錄、釋道、類書等十四個類目的要籍幾百種，編為目錄，作為整理的依據，而在成果展現上則不出現具體的類目。為統一體例，便於工作，《精華編》編有詳細的《整理細則》，並有簡明的《整理要則》，供整理者遵循使用。

《精華編》整理原則是，對每種子書的整理，突出學術性、資料性和創新性，力求吸納已有的整理成果，推出更具參考價值、更方便閱讀的整理文本。所採用的整理方式，大體有三種：一、部頭較大且前人未曾整理者，採用標點、校勘的方式整理；二、前人曾經標點、校勘者，或採用抽換更好或別具學術特色底本的方式整理，或採用集校、集注的方式整理，或採用校箋、疏證的方式整理，或綜合使用以上方式；三、前人已有較好的注本者，則採用集注、彙評、補正等方式整理。

《精華編》採用五次校審、遞進推動的管理程式，即：一、初校全稿。子海編纂中心組織碩、博研究生，修改文稿錯別字，規範異體字，調整格式，發現並標明校點中的不妥之處。二、初審文稿。子海編纂中心的編纂人員根據情況，解決初校時發現的問題，並判斷書稿的整體質量。三、匿名評審。

聘請資深教授通審全稿，全面進行學術把關，消滅硬傷，寫出審稿意見。四、修改文稿。子海編纂中心及時把專家審稿意見反饋給整理者。整理者根據審稿意見修改，做出新文稿。五、終審文稿。待新文稿返回子海編纂中心後，總編纂作最後的學術質量把關。五步程序完成後，將文稿交付出版社。

五次校審的目的是爲了保證學術質量，提高整理水平，減少錯訛硬傷。但校書如掃塵埃落葉，隨掃隨有，《精華編》雖經多道程序嚴加把關，仍難免有錯，懇請方家不吝指教。子海編纂中心將及時總結經驗，吸取教訓，把工作做得更好，以實現課題設計的初衷。

整理說明

文中子王通作為隋代大儒，其生平事迹及著述交游情況，卻未見《隋書》與《新》、《舊唐書》有專傳記載。參考其他相關材料，可知王通家在隋河東郡龍門縣萬春鄉，即今山西萬榮縣通化鎮。王通生卒年問題，歷來學界憑其所據而各有其說，一般以為生於隋開皇四年（584），卒於隋大業十四年即唐武德元年（618）。王通家族累世為宦，家傳儒學，淵源深厚，其本人受學較早，三歲識字而少年聰慧。開皇九年（589），隋滅陳平定江南，即王通十歲之時，其父銅川府君王隆告以《元經》之事。開皇十八年（598），王通始有四方之志，負笈遠游，先後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瑱，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前後六年間“不解衣”而苦學。隋文帝仁壽三年（603），王通及冠，有濟蒼生之志，西游長安，大約此時得秀才高第；見隋文帝，獻奏《太平十二策》，其說尊王道，推霸略，稽今驗古，使文帝大悅而下其議於公卿，因公卿皆不悅，終未獲賞識見用。時隋王室內部權勢鬥爭激烈，王通預見其將有蕭牆之釁，知自我理想不可實現，遂作《東征》之歌而歸鄉。帝聞而再徵之，不就。對朝廷失去信心的王通歸而講學於河汾之間，將其王道理想付諸聚徒授業和研治儒學的著書事業。仁壽四

年(604),楊廣果弑文帝而繼帝位。大業元年(605),煬帝徵之,王通以疾推辭不至,隱居於北山白牛溪,開始續述六經,研究寫作,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贊《易》道。著述講學期間,朝廷權臣仍想召其出仕,均被拒絕。大業八年(612)聞煬帝發動遼東之役,勞民喪師,王通慨嘆禍亂已經開啓,愈明天下時勢不可爲而絕意仕進。大業九年(613),續六經的著述工作歷時九年終告完成,門人學生一時大盛,文中子之教興於河汾,雍雍如也。同年,楊玄感反叛作難,遣人召王通預其事,爲王通謝絕。大業十四年(618),江都難作,隋煬帝被宇文化及所殺,而王通亦病篤,寢疾七日而終,享年三十五歲。門人弟子根據《周易》“黃裳元吉,文在中也”之意,請謚其號爲“文中子”。^①

王通的著作主要有《太平十二策》、《續六經》和《中說》。《太平十二策》是王通晉見隋文帝時所上陳的政治方略,後曾編爲四卷,不過早已散佚。按《文中子世家》所言,《續六經》包括《續詩》、《續書》、《禮論》、《樂論》、《易贊》和《元經》六種,又被稱作《王氏六經》,共計有八十卷。今各經都已經亡佚,《元經》雖然有宋阮逸刊印本流傳,不過此書其實早已不存,《新》、《舊唐書》均未著錄,《崇文總目》也無記載,歷代學人多以爲是一部僞書,且僞造者很可能就是阮逸。現在傳世較爲可靠的研究王通思想的唯一著作,就是記錄其言行而由其門人弟子整理成的《中說》。

《中說》以《論語》爲模本,欲像孔子那樣,通過聚徒講學發揚光大儒家思想,以期在彼時經學衰落、玄學與佛學興盛

^① 參見杜淹《中說·文中子世家》與司馬光《文中子補傳》。

的背景下，申述聖訓，闡明王道，進而重振孔子大業。《中說》十卷，包含王通思想，大致而言有政治、哲學、倫理等論說以及歷史、文學等。在政治思想方面，主張“明王道”，行仁政，對南北朝和隋代的暴政虐行大力抨擊。在批判的基礎上寄托自己的理想，尋找王道復興之路，表達了王通堅信王道必興并以爲己任奮鬥終身的信念。重建王道政治必須實行仁政，其仁政觀點與隋唐之前的動亂社會狀況息息相關，具體到實施原則并非只是孔孟教條的生搬硬套。面對晉宋以來儒、釋、道三教鬥爭日趨激烈而儒學式微的現實危機，王通在強調努力振興儒學的同時，第一個站在儒學立場，明確提出以“三教可一”的觀點調和彼此之間的矛盾，開闢了儒學在唐宋時代的發展新方向。

在哲學思想方面，王通關注的核心是天人關係。他認爲天、地、人三才具有同樣不可替代的重要性，批判了天命論的讖緯迷信之說。在確認事物發展變化存在客觀規律的基礎上，他要求人們順應自然，尊重規律，乘時而動，打破漢代以來“天人感應”思想傳統，提高了人的主體地位，形成了樸素唯物主義的天人觀和辯證法思想，認識到事物矛盾對立的同時又互相滲透轉化，彼此之間相互依存相互利用。這是對老子思想的繼承和發揚。面對隋末弊病叢生的社會，王通關於運動變化的哲學認識，成爲指導政治革新的思想基礎。他分析社會變化規律云“通變之謂道，執方之謂器”（《周公篇》），且通變的實踐效果在於主體能否依據天時地利應時而動。王通認爲沒有生而知之的聖人，人類依賴其自身存在的思維認知能力，能夠通過後天學習實現“明道”、“進道”并付諸行動。這實際是把認知思維納入封建道德修養的軌道，成爲宋

明理學認識論演進的先驅。

在倫理思想方面,《中說》各篇章有比較豐富的材料,論說了道德修養的必要性,提出了“窮理盡性”的修養方法,認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應當先“知命”,再“窮理”,後“盡性”。同時,還要求人們“正心”即敬慎戒懼,“思過”即聞過即改;主張寡言無爭,鍛煉“過靜”的修養功夫;主張存道義而去利欲,努力“復禮”以規範思想行為,維護封建統治新秩序,實現王道政治。

在歷史發展觀上,王通以進化觀點取代了董仲舒為代表的天命史觀。他認為上古堯舜之治不必盲目尊崇,而後世社會具體情況與過去的時代各有長短,甚至提出了“來者勝昔”、“天命不于常,惟歸乃有德”和尊道不尊帝的新主張。這是認為社會歷史的主宰不在於天和帝,而在於聖人之道與周孔之德,即王道仁政這些道德因素才是決定因素。王通以道德史觀取代天人感應史觀,反映的是歷史進步的潮流,宋明理學的天理史觀便有受其影響的一面。

在文學方面,王通論文主理,論詩主政教之用,論文辭主約、達、典、則,主張改革文風。

我們知道,《中說》十卷的劃分以及各章標題,并非出自王通本人之手,但那些記載王通及門人弟子問答以及游學師友交流的文字,確實基本可以反映王通的思想學說,反映隋末唐初士人的思想狀況。儒學正統地位的弱化在隋代統一之後亟待修正,王通的《中說》,在當時儒釋道合流背景之下,確有其先進性與開創性。後世以“河汾道統”贊譽其影響廣泛深遠,正是突出了《中說》義理不同於兩漢今古文經學章句訓詁的革新意義,而王通也由之在儒學發展史上,被

視作從漢晉經學向宋明理學過渡的關鍵人物。四庫館臣總結《中說》思想時，擯斥王通是“儒風變古”的罪魁先驅，更從反面證明了該書在魏晉隋唐乃至宋明學術演變過程中的變革意義。後世儒者論述周孔旨意，就曾多次引述了文中子之說。

《中說》這部著作形式模仿《論語》，其編纂成書的過程也類似於《論語》，是在門人弟子的記錄以及後人追記的基礎之上整理形成。北宋時期，流行於世的《中說》至少有兩種版本，一種由阮逸刊印注釋并作序，其流傳至今可見的最早刻本是江安傅氏雙鑒樓所藏之本，亦即本書校勘所采用之底本；另一種是由龔鼎臣刊印注釋之本，不過龔本失傳已久，僅見零星資料。阮逸在《序》中自述其根據家藏古編整理作注，然而有學者對比之後發現，《中說》文中多處謬誤包括明顯與史實不符且自相牴牾之處，多數出自阮逸自己臆造。後人研究認為阮逸其實並無家傳秘藏善本，只是炫言以取信世人。就文字內容而言，龔本自謂得唐本於齊州李冠家，將阮本對照後人轉引龔本零散資料，可證阮本多脫漏謬誤而不及龔本。此外，南宋陳亮《類次文中子引》說，其曾經在對照阮本與龔本異同之外，有過按內容分類重新編排的十六篇版本，以為王氏正本清源，不過今亦不存。

本書選擇的底本是江安傅氏雙鑒樓所藏宋刻本（簡稱“雙鑒樓本”），該本收入“中華再造善本”影印行世，由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另有民國十二年（1923）上海商務印書館涵芬樓影印出版，編之於《續古逸叢書》之十六，題名作《宋本文中子中說》。“雙鑒樓本”為北宋刻本，依據文中避諱字“玄”、“炫”、“汧”、“絃”、“徵”、“貞”、“恒”、“敬”、

“境”、“竟”、“弘”、“殷”等分析，大約刻印時間在北宋中期真宗年間，此為見於著錄之最早刻本。該本版式為左右雙邊，上下單邊，半頁十四行二十七字，注雙行三十四字，白口上單魚尾。正文前有明末葉林宗序，言其購書來源，後有錢謙益手跋、清代陳衍（石遺老人）跋和近人俞陛雲等跋語。

本書選擇的校本之一，是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宋隱士王氏取瑟堂刻本（簡稱“取瑟堂本”），該本由上海商務印書館涵芬樓收入《四部叢刊》初編子部，在民國八年（1919）影印出版，並於民國十八年（1929）重印。該本版式為左右雙邊，上下單邊，半頁十一行二十字，白口雙魚尾，阮逸序後為篇目，篇目末欄內黑框刻“隱士王氏取瑟堂刊”。清葉德輝《書林清話》根據“取瑟堂本”文中減筆避諱字，指出這是南宋初刻本。

本書選擇的校本之二，是明代嘉靖年間吳郡顧氏世德堂刊“六子本”之《中說》（簡稱“世德堂本”），該本曾經廣為流行。清光緒二年（1876），浙江書局根據嘉靖世德堂《六子書》本重新校刻輯入《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二十二子》本為底本加以斷句，收入“諸子百家叢書”於1989年3月影印出版。該本版式為四周單邊，半頁十八行二十一字。

本書選擇的校本之三，是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九月完成，藏於坤寧宮後御花園內“摘藻堂”的《欽定四庫全書薈要》本（簡稱“四庫薈要本”）。該本為四庫館臣抄本，因是在《四庫全書》中擷其菁華繕為薈要僅供皇帝御覽，故其書品精美字迹清爽，且內容真實少經刪纂，校勘翔實較少錯謬。相對完成於乾隆四十六年（1781）九月的文淵閣本《四庫全書》而言，“四庫薈要本”為優。該書原本現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1985年臺灣世界書局曾將此本影印出版，2005年5月

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首次在大陸影印出版。該本版式爲四周雙邊，半頁八行二十一字，花口上單魚尾。正文前除有阮逸序，還附有四庫館臣所作“提要”，此本提要不盡同於《四庫全書》本的“提要”，雖內容大同小異而文字篇幅顯得更爲精省賅要。

以上四種版本，分別代表了北宋、南宋、明代與清代的《中說》印行刊刻狀態和發展軌迹。總體而言，“雙鑒樓本”不僅是現存最早，也是最爲接近原書意旨且較少錯謬的善本。例如阮逸序中有注云“叔達依遷《史》撰《隋書》”，“撰”字，“取瑟堂本”、“世德堂本”與“四庫薈要本”皆作“人”，其意頗爲費解，今人研究遂有說“人”疑當作“入”字，其實郢書燕說，致人迷途，而觀“雙鑒樓本”原文則此處句意豁然開朗。不過，“雙鑒樓本”缺少其他校本卷十皆附有的《王氏家書雜錄》一篇。其他三種校本都存在比較多的文字衍脫訛誤情況，“取瑟堂本”雖爲南宋初的刻本，但是從其版本錯訛叢生甚至有些明顯乖離文意等來看，大約爲一般的書商坊間刻本。例如第四卷《周公篇》小注“開皇中表乞興學校”，其中“乞”字唯有該本不同於其他三個版本誤作“已”字。又如第二卷《天地篇》小注“非應天順人則禍而已”，其中“人”字也是唯有該本脫漏。“世德堂本”雖然也有一些繼承“取瑟堂本”的訛誤，但相較而言其版本價值可謂僅次於“雙鑒樓本”。其中偶有一些訛誤雖不多見，卻也說明該本確實存在着問題，例如第一卷《王道篇》小注“太宗治平，歲示斷死罪二十餘人”，其中“示”字唯獨“世德堂本”脫漏。又如第四卷《周公篇》小注“心至誠，雖未言，人已知其必信矣”，其中“雖”字只有“世德堂本”誤作“維”字。至於浙江書局的“二十二子本”，雖云根據嘉靖“世德堂

本”精刻精校，且多被稱作通行的“好本子”，對校之下其實訛誤脫倒妄增許多，基本上“取瑟堂本”的訛誤都被沿襲了，并且還橫生諸多其他版本所沒有的刻書錯誤。其中最甚者，例如第八卷《魏相篇》小注“上文云權義舉而皇極立”之下，脫漏“董常推此”到“義小權大”共 21 字。因此，駱建人引述錢基博觀點判斷“《中說》一書，浙江書局仍撫世德堂刻本，而未若他書之有所謂清儒讎校本也”^①。“四庫薈要本”除了《四庫全書》固有的華夷嫌諱故意改竄，例如第四卷《周公篇》“越舟而不車，胡發而不冠，古者夷不亂華”中的“夷不亂華”改作“事必從宜”，其他“取瑟堂本”與“世德堂本”出現的訛誤亦有不少繼承。除此而外，“四庫薈要本”仍有不少能够認真校勘恢復原書文字之處，其第四卷與第八卷卷末均附有十幾條四庫館臣“謹案”的正文校改說明。

另外，本書參考了文本整理研究方面的最新學術成果，即中華書局 2013 年 7 月出版的張沛撰《中說校注》，該書收入《新編諸子集成續編》。《中說校注》按作者書前《凡例》介紹所用版本，是“以《續古逸叢書》本爲底本，以《四部叢刊》本與《六子》本爲主要校本，同時借鑒前人成果，如俞樾《諸子評議》等”^②。張沛選擇的工作底本是北宋善本《續古逸叢書》本即“雙鑒樓本”，選擇的對校本是《四部叢刊》本即“取瑟堂本”和《六子》本即“世德堂本”。流傳已久的阮注文字主要致力注釋人物和史料鉤沉但過於簡單，張沛《中說校注》則在校勘文字的基礎上對原文做了詳盡訓詁、考證、注釋等工作，其

① 駱建人《文中子研究》，臺灣商務印書館 1990 年版，第 244 頁。

② 王通著，張沛撰《中說校注》，北京中華書局 2013 年版，第 1 頁。

凡與阮注看法不合者給出己見，凡係明顯化用《論語》表述者給出《論語》文句。其書後另附的《歷代評論輯要》，按作者生活時代爲序輯錄了唐代至今重要的《中說》評論研究資料，很是便於當今學者檢索利用。

序

阮 逸

周公，聖人之治者也，後王不能舉，則仲尼述之，而周公之道明。仲尼，聖人之備者也，後儒不能達，則孟軻尊之，而仲尼之道明。文中子，聖人之修者也，孟軻之徒歟，非諸子流矣。蓋萬章、公孫丑不能極師之奧，盡錄其言，故孟氏《章句》略而多闕。房、杜諸公，不能臻師之美，大宣其教，故王氏《續經》抑而不振。

《中說》者，子之門人對問之書也，薛收、姚義集而名之。唐太宗貞觀初，^①精修治具，文經武略，高出近古。若房、杜、李、魏、二溫、王、陳輩，迭爲將相，實永三百年之業，斯門人之功過半矣。貞觀二年，^②御史大夫杜淹始序《中說》及《文中子世家》，未及進用，爲長孫無忌所抑，^③而淹尋卒，故王氏經書，散在諸孤之家，代莫得聞焉。二十三年，太宗沒，子之門人盡矣，惟福時兄弟福時，文中子幼子。^④ 傳授《中說》於仲父

① “貞”，原作“正”，避宋仁宗“趙禎”諱，回改。下同。

② “年”下，取瑟堂本、世德堂本與四庫薈要本有注“觀，去聲”字。

③ “抑”下，取瑟堂本、世德堂本與四庫薈要本有注“長，上聲”字。

④ “子”下，取瑟堂本、世德堂本與四庫薈要本有“時，音止”字。

凝，始爲十卷。今世所傳本，文多殘缺，誤以杜淹所撰《世家》爲《中說》之序。杜，貞觀二年卒，^①今世所傳本，乃貞觀二十三年序。又福時於仲父凝得《關子明傳》，凝因言關氏卜筮之驗，且記房、魏與太宗論道之美，亦非《中說》後序也。蓋同藏緇帙，^②卷目相亂，遂誤爲序焉。逸家藏古編，尤得精備，亦列十篇，實無二序。以意詳測，^③《文中子世家》乃杜淹授與尚書陳叔達編諸《隋書》而亡矣。叔達依遷《史》撰《隋書》，今亡。關子明事，具於裴晞《先賢傳》，今亦無存。故王氏諸孤痛其將墜也，因附于《中說》兩間，且曰：“同志淪殂，^④帝閭悠邈，文中子之教，鬱而不行。吁，可悲矣。”此有以知杜淹見抑而《續經》不傳，諸王自悲而遺事必錄，後人責房、魏不能揚師之道，亦有由焉。夫道之深者，固當年不能窮；功之遠者，必異代而後顯。方當聖時，人文復古，則周、孔至治大備，得以隆之。昔荀卿、揚雄二書，尚有韓愈、柳宗元刪定，李軌、楊倞注釋，^⑤況文中子非荀、揚比也，豈學者不能伸之乎？是用^⑥覃研蘊奧，引質同異，爲之注解，以翼斯文。夫前聖爲後聖之備，古文乃今文之修，未有離聖而異驅，捐古而近習，而能格于治者也。皇宋御天下，尊儒尚文，道大淳矣，修王削霸，政無雜矣，抑又跨唐之盛，而使文中之徒遇焉。彼韓愈氏力排

① “二”，原作“三”，據四庫薈要本改。按，《舊唐書·杜淹傳》載其卒於貞觀二年十月。

② “帙”下，取瑟堂本、世德堂本與四庫薈要本有注“緇，音相。帙，直質反”字。

③ “意”，世德堂本與四庫薈要本作“章”。

④ “殂”下，取瑟堂本、世德堂本與四庫薈要本有注“殂，音徂”字。

⑤ “釋”下，取瑟堂本、世德堂本與四庫薈要本有注“倞，其亮反”字。

⑥ “用”，原作“月”，據取瑟堂本、世德堂本與四庫薈要本改。